

「私家秘藏

今日再现」

中国 秘本

小说
大系



千古奇书
篇篇绝世



中国秘本小说大系

林 鲤 主编

醋葫芦

绣鞋记

发财秘诀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醋葫芦

[明] 西子湖伏雌教主 编

林鲤 主编

目 录

- 第 一 回 限时刻焚香出去 (1)
怕违条忍饿归来
- 第 二 回 祭先茔感怀致泣 (9)
泛湖舟直谏招尤
- 第 三 回 王妈妈愁而复喜 (19)
成员外喜而复愁
- 第 四 回 思疗妒鸩鸩置膳 (28)
欲除奸印信关防
- 第 五 回 周员外设谋圆假梦 (37)
都院君定计择良姻
- 第 六 回 脱滞货石田长价 (48)
嗟薄命玉杵计穷
- 第 七 回 落圈套片刻风光 (58)
露机关一场拷打
- 第 八 回 再世昆仑玉全麟嗣 (67)
重生管鲍弦续鸾胶
- 第 九 回 都院君勃然嗔假印 (78)
胡主事混沌索真赃

- 第十回 伏新礼优觴祸酿 (90)
弄虚脾继立事谐
- 第十一回 都氏瓜分家财 (101)
成飙浪费继业
- 第十二回 石佛庵波斯回首 (116)
普度院地藏延宾
- 第十三回 产佳儿湖中贺喜 (133)
训劣子堂上啖亲
- 第十四回 告忤逆枉赔自己钞 (146)
买生员落得用他财
- 第十五回 画行乐假山俺侍女 (156)
涉疑心暗鬼现真形
- 第十六回 妒气触怒于天庭 (166)
夙孽报施乎地府
- 第十七回 波斯阅招救难 (179)
都氏带罪受经
- 第十八回 翠苔重返家门 (192)
都氏阖堂拜谢
- 第十九回 都白木丑态可摹 (199)
许知府政声堪谱
- 第二十回 昧心天诛地灭 (207)
硕德名遂功成

第一回 限时刻焚香出去 怕违条忍饿归来

引首《满江红》

宋 儒作

须发男儿，率性处繇来凛冽。又何曾隐忍肤挠，含容目警。胜负场中逞后先，英雄队里争豪杰。怎归来见着俏浑家，汤浇雪。下虚心，犹未悦，任趋承，还磨折。总甘心忍耐，敢生。可侮浑如系颈羊，堪欺俨似藏头鳖。是何年，请得上方刀，把雌风灭。

这首《满江红》词，乃是宋时一个宿儒所制。单道着人生于天地之间，受父母之精血，秉天地之性灵，至清至明，至刚至劲。及其渐至壮年，又读了几多诗书，学了几多世务，添了几多侠肠傲骨，义胆雄心，一毫也不少屈于人，一些也不少弱于己，便是父母，也不肯让他分毫。不知怎么到了壮年以来，娶下一房妻室，便有了一个絀束，就似那蜗牛遇了盐醋、蚂蝗见了石灰的一般，繇他飞天也似的好汉，只索缩了一大半。这也不知甚么缘故？难道男子个个惧内、女人个个欺夫的？也是天生的古怪。

俗话说得好：“干事时他却还在底下，除了这事，他便要爬到丈夫头上屙屎。”莫说别的，便是当时陈季常，是个大意思的人，那个不相钦敬？独有这点上边，有些调停不来，每受了夫人的呵谴，难为到十生九死。又有那不识进退的老苏，倚着通家

好友，只道自己面皮怎么样大，思量劝那柳氏转来，走来道：“嫂嫂，夫乃妇之天……”一缘二故，说得不上三五句话，只见那柳氏霎时变下脸来，把个刀一似的言语复上几句，眼见那老苏真个也自酥了。这总是《狮吼记》的旧话，人人看过，个个晓得，却把来做一引子，小子也不十分细道。

却说目今又有一户人家，丈夫赛过了陈慥，老婆赛过了柳夫人，他的家门颠末，又赛过《狮吼记》。虽则世上常情，亦是目今趋事，待我慢慢说来。有诗为证：

堪叹男儿力不支，诸凡事业任妻为。
假饶片语相挠处，历尽熬煎真可悲。

说话的，你又差了！依你这等说来，为人娶了一房妻小，不要他帮扶家室，终不然做个神阁儿，请他朝夕四拜，才是男儿力自支么？呀，看官，不是这等讲，若说朝夕四拜，端又是怕老婆的了。有一诗又道得好：

妻主内兮夫主外，夫耕妻织俱无怠。
丈夫一日身显荣，念及糟糠倍亲爱。
宋弘之妻不自夸，自有知心宋弘在。
怎知当世浇薄风，妻虽懒惰勤争功。
自言家业皆繇我，恃已多才凌老公。
丈夫不幸无子息，自言有婿有内侄。
堪叹白发已蒙头，尚不容夫亲外色。
丈夫无奈假趋承，只恐貽笑遭人轻。
后生莫道不惧内，事到其间难后生。

闲话休题。且说宋朝年间，临安府中有一处士，姓成名珪，

表字廷玉，祖居虎林人氏。幼年孤苦，无倚无依，辛勤积攒，做些经纪生理。到了二旬之外，娶下一个妻子，就是左近那都绢的女儿。那都家老员外名唤都直，唤字公行，做人朴实，颇有财势，因开绸绢铺子，人人唤做都绢。那都绢为何将这女儿倒嫁了一个小本经纪？也只是这都员外做人老实，不乐虚花；是这女婿做人自小停当，一个铜钱当八个字用，以是把个女儿与他为妻。便是那都氏娘子，虽不是倾国倾城，却也如花似玉，一应做家，色色停当。只是一件，都氏从来娇养，况且成珪出身浅薄，家业皆得内助，“惧内”二字，自不必说了。

做亲后不多几年，夫唱妇随，做了千数家业。不期都老员外过世，舅舅都丽又小，绢铺没人管理，却是成珪寻了后街绸绢行中一个旧友，仍旧开张缎铺。这友人姓周名智，表字君达，年纪与成珪仿佛，不相上下。做人性格温和，公平交易，店面上一发来得，真个是不繇科甲的状元，不做文章的秀士。兼之出入银两，半毫不苟，开得十多个年头，颇颇有了利息。一日，成珪道：“贤弟，你我忠心赤胆，开店多年，有本有利，并无芥蒂。只是如今事体大了，两下日久，终有结局。古言道得好：‘树大分枝’。我和你两人就此分析，有何不可？”周智道：“小弟得蒙提挈，凡事皆赖贤兄所赐，一任尊裁，但凭处分。”成珪道：“说那里话！本钱虽是我多，辛力却是你多。和你除原本外，均分余利就是。”当日就盘算了帐目，点起货物，共有万金。两下各自分了明白。周智便移至大街，仍旧开张缎铺。成珪却懒于琐碎，因家下有了两个得力主管，竟移至后巷开了一所解库。

说话之间，不觉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又是十多年后，两家生理更又不同，日兴日旺。只是一件，那周家莫说别的，只儿女也添了两三个，将次要嫁娶了。独这成宅夫妇，少不得一个称了员外，都氏也称了院君，家里山场、田地、衣饰、金银，那件没

有？偏偏的员外便像太监，院君就像个羯狗，两下结亲四十余年，屁也不曾放得一个。都氏也不着急，莫怪那成珪口中不说，心下思量道：“我有偌大家私，年近六旬，并没一个承宗接祀的儿子，这事怎不教人着急！总是城隍庙、张仙祠、崔府君、定光佛，那处不立愿？那处不许经？一毫也不灵应。”况且院君性格不凡，看官们像也凉着七八分的光景，那些娶两头大、七大八、一妻一，莫说成员外，便是小子也开不得口了。

一日，成员外闲居无事，春景融和，节届清明，时当寒食。那时独坐书斋，别无思想，忽然记得起来：“去年天竺进香，曾在白衣赐子观音殿前许下灯油良愿，至今将及一载，未及完纳，想是因此越没个子嗣消息了。”即忙便请院君商议。不多时，那都氏轻移莲步，缓动湘裙，来见员外。看他怎生打扮，《临江仙》为证：

杏脸全凭脂共粉，乌云间着银丝。荆钗裙布俭撑持，不为雌石季，也算女陶朱。真率繇来无笑影，和同时带参差。问渠天性更何如？要知无妒意，溺器也教除。

成珪迎接之际，虽不尽摩，而其容貌，亦有《临江山》词为证：

年齿虽然当耳顺，襟期尤似中龄。吴霜缕缕鬓边生。不因五斗粟，惯作折腰迎。绮思每凝蝴蝶梦，幽期惟恐莺闻。问渠来将是何名？畏妻都总管，惧内老将军。

都氏见成珪，便问道：“你今独坐在此，请老娘为着何事？敢是早膳未进，还是库中账目要查么？”成珪见妻子来意严整，便又不敢开口。那都氏又问道：“莫非夜来受了风寒，敢是那边

吃了哑药？不做声，为着甚么？”成珪没奈何，只得把个笑堆在脸上，道：“院君有所不知，拙夫那里为着这些来。只因去岁天竺进香，没要紧为着子嗣上，曾在白衣观音殿中，许下灯油幡袍良愿。适才记得起来，拙夫将欲告假一日，自往进香还愿，故此特请院君商议，别无他事。不知院君意下何如？”那都氏把个头低了一低，眉蹙了一蹙，便道：“烧香好事，但凭你去，何须和我说得。”掇转身，便向里边竟自去了。

成珪没奈何，只得舍着张风脸，上前一把握住道：“院君，这回肯不肯，分付一个明白，如何竟自去了？”都氏道：“你自去便是了，难道我又来搅你？”成珪道：“院君说那里话！拙夫若去，一定要请同行，如何擅自敢去！”那都氏被他趋承不过，却也回嗔作喜道：“若要我去，何不一发请了周家叔婶二人，同去走遭？况且清明节近，往天竺就去祖坟上祭扫一回，却不一举两得？”成珪大喜道：“还是院君，到底有见识，有理，有理。院君，我看此刻天色清爽，明日一定晴朗，就是来日如何？”都氏道：“便是明日。你可亲自周宅去来，我却在家备办合用酒食。”

成珪应了一声，向外便走。都氏道：“转来。”成珪捉不住脚，后退了二三步，道：“院，院君，还有甚么分付？”都氏道：“往常你出门去，亲自点香限刻，计路途远近，方敢出门。明日虽是烧香公务，料你不敢偷腥，只是有理不可缺，一遭误，二遭故。”成珪转身把舌头伸了一伸，劲颈缩一缩，轻轻走到香笥里，取了一枝线香，战兢兢的点在炉内，道：“院君，拙夫去也。”都氏道：“还不快走！”唬得那成珪抱头鼠窜，一溜去了。都氏却自嘻嘻的笑了一声，先到厨下，分付丫环小使道：“来日我们天竺进香，俱要早起整备，四辆肩舆，一应酒食，俱可早些安排，不可临时无措。”众婢仆齐齐应诺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成珪出得门来，又早夕阳西下晚饭时光，只恐周宅往返

归迟，有违香限，取责不便，恨不得两步那做一步。转弯抹角，过东转西，却才来到周宅门首。只见外厢铺面俱已闭了，两个门神，你眼看着我眼，把个门儿关得铁桶相似。成珪捶了一会，里面深远，偏不见应。欲待转来，又恐误事；欲待等候，又恐违限。正是两难之际，只见门缝里露出一线灯光来。成珪慌忙张看，只见一个小厮，手中提个灯笼，正走出门。见成珪到来，便厮唤道：“我道是谁扣门，原来是成员外。连晚到此，定有贵干，请里面坐。”成珪道：“我来寻你员外，有事计议。可在家么？”小厮道：“员外与两位小官人，俱去亲戚家饮酒未归，故此小人特地去请。员外进内略坐片时，便好相会。”成珪道：“既不在家，那里等得。你只替我说，明日接员外、院君天竺进香，我自去也。”那小厮那里知道成珪心上有事，一把的死命拽住，道：“员外又不是他人，为何这等作客？员外不在，院君也在家下，晚饭也用一箸去。”

成珪再三不肯，小厮再四又留。正在喧嚷之际，周智的妻子何氏院君踱将出来。这何氏从适周门，一般赤手成家，帮助殷实，全不似都院君性格。有《临江仙》为证：

淡扫蛾眉排远岫，低垂蝉鬓轻云。星星凤眼碧波清，莺声娇欲溜。燕体步来轻。容貌可将秦、虢比，贤才不愧曹卿。顺承妇道德如坤，螽斯宜早振，麟趾尽堪征。

何氏闻得外厢聒絮之声，不知甚事，出来一看，见是小厮留成员外，连忙相见，道个万福，把那世俗套话问候了一番，就留成珪进内敬坐。成珪见他殷勤相待，只得坐下，却才把个豚尖掂得一掂，好像椅上有块针毡相似，好生不安，总也为着家中线香之故。圣人道得好：有诸中，形诸外。何氏因是通家，自己陪坐。说不多闲话，丫环献过茶来。成珪道：“茶倒不必赐了，有件小

事，特来致意：老夫奉拙荆之命，特着老夫亲自请君达阿弟与院君，明日一同往天竺进香，就去祭扫荒陇，又兼老拙还愿。万乞蚤临，幸勿见阻。”何氏道：“荷蒙宠招，本当趋命，奈拙夫未回，未及详审，不敢擅专。少顷归家，即当转申美意，定须遵命。”

丫环报道：“酒肴已备，请院君主席。”何氏便道：“员外到来，无甚款待，聊备鲁酒，幸勿见嫌。”成珪见何氏这般调妥，兼之淳善，暗想道：“我这些须之事，便道不曾对丈夫说知，不敢造次应允，别事俱各可知。偏我命中驳杂，娶着这个老乞婆，恁般顽劣，恁般泼悍！我今出来多时，线香已应完了，不知家下怎么一个结局，若再吃酒，岂不愈深其疑？”正是不想也罢，想到这个田地，却便是顶门中走了三魂，脑背后失了七魄，两耳通红，五内火热，忙忙的回复“不消”，也不知向那一方壁角里唱个歪诺，望外便走。

何氏正留不住，已在作别之际，只见灯光之下，又蚤周智回也。二子随后亦来。且看周智怎生模样，《临江仙》为证：

布袜青袍多俭朴，衣冠楚楚堪钦。谦恭虚己颇温存，虽当酩酊后，到底有规箴。二子多才骥与驥，一双白璧南金。联芳棠棣许趋庭，从来夸两仲，不负二难称。

成珪见周智到来，只得住脚。周智拜揖道：“贤兄光顾，失迎莫罪。”便对何氏道：“伯伯到来，不比外客，为何不见一些汤水？”倚着酒醉，兼着真情，一把拖了成珪，把个妻子、婢仆翻天搅地的骂个不了。倒叫成珪目瞪口呆，劝又劝不止，辞又辞不脱，被他拖来拽去，弄得头也生疼，却也顾不得周智埋怨妻子，只把进香之事，忙忙说了一遍。见周智满口应允，便要立誓辞回。周智心里明白他的毛病，故意不放，正像打破砂锅，直问到底道：

“是为何这等执拗，不肯用些酒去？定要说明白。”成珪被逼不过，没奈何回复道：“老弟是个极聪明的人，定要区区细说？这时不回，今晚可是安睡得？”周智原是个爽脆的人，便道：“是了，是了。贤兄实欲回归，恭敬不如从命了。”就着个家僮，提了灯笼送成珪归家。仍从旧路飞奔上前，心中春熟了一石多凹谷。

不觉已到自己门首，发付了小厮回去。众主管俱来迎接，问道：“员外出去多时，毕竟不曾晚膳，敢是饿也？快办酒肴。”成珪道：“这到犹可，院君可安静么？”那些主管也有嘻嘻笑的，也有骨都嘴的，不知为着何事。成珪见不是头，连忙又问几声。那主管道：“自从员外出去，院君里面不知为甚，吱喳了好一会，还未息哩。”成珪听了这句风声，却似雪狮子向火，苏了一大半，慌得个手脚无措，口中虽是不言，心内好生着急，暗自忖道：“今日迟归，原是自己不是。少间院君若是有些出言吐语，到也还好承受；倘或求免不脱，动起向日家伙，免不得面门上带些青紫，明日进香甚么体面！”只得叹口气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，丑媳妇免不得见公婆。”只索硬了头皮过去见他。正是那：青龙与白虎同行，喜鹊与乌鸦齐噪。不知主何凶吉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祭先茔感怀致泣 泛湖舟直谏招尤

引首《玉楼春》

无名氏作

六桥岁岁花如锦，多少风流堤上逞。几番花落又重开，当日风流都老景。

南北两山多遽径，沿路荒坟失名姓。可怜今日纸钱飘，他日有无犹未定。

却说成珪只恐线香限紧，连晚忍饿而归，又见众主管这段光景，好不害怕。没奈何，只按了胆，直头走将进去。却好都氏正是盼望之际，成珪陪个小心，深深唱个肥喏，竟不知妻子放出甚么椒料来。谁想成珪八字内不该磨折，不知那一些儿运限亨通，也是这一刻的星辰吉利，真正千载奇逢，破格造化，霎时乐师灯化作鬼火。都氏见丈夫唱喏，便带个笑脸问道：“接客的老奴，怎么回复我？”成珪见这段光景，不知喜从何来，心头突地把泰山般一块疙瘩抛在东洋海里。你道为何那些主管也会吊谎来吓家主？原来有个缘故：成珪自从傍晚出门，都氏却在家中备办进香物料，丫环、小厮那里理会得来？故此呐喊摇旗了这一会。众主管不知其故，却泛出这段岔头，吓得成珪屁滚尿流，好利害也。有诗为证：

雌鸡声韵颇堪夸，路上人闻体遍麻。

膝下黄金何足惜，满筐谨具向浑家。

成珪坐得喘息已定，对都氏道：“拙夫蒙院君命，去到周宅，将分付的言语尽行致意与何院君得知。他已满口应允，明早即同周君达一齐到来，并无别说。”都氏道：“那老周怎么也来？”成珪道：“院君分付邀他，自然要他个到，难道怎好虚邀得的？”都氏道：“这也罢了。你可用晚膳未？”成珪道：“多承他家再三款留，只恐违了夫人严限，故此尚未吃来。”都氏道：“偏你这样的人，假小心，最胆大，猢猻君子，黑心公道，专会妆乔，惯能作巧。他家好意留你，你便领他意思才是。如何不吃他的，只道有些相怪。今后决不可如此了。”成珪立起身，打个深躬道，谨依院君台命。恐下遭不似今日宽恕，只求线香多限寸儿，便是万代恩德。”

丫环打点肴饌出来，夫妻二人相对而饮。成珪私自贺喜，正在饥渴之际，况兼酒落欢肠，举起大觥，一连吃了一二十觥，酒量原不济事，不觉酩酊大醉。都氏见丈夫已醉，连慌将饭出来，成珪闭了双眼孔，胡乱吃了一盏，却便垂头睡熟，倒在桌上。丫环再三推扶，只是不动，口中喃喃呐呐的，不知说些甚么。正是醒脸看醉脸，其实有趣。惹得那些婢仆笑做一团，搅做一块，你又道没本事扛，我又道莫本事驮。三三两两，闹攘之际，正愁没个法儿弄员外进房，不想都氏拿了杯茶儿，来到丈夫跟前，见他呼呼的睡熟，你道好一个院君，不慌不忙，把那嘹亮的声儿向丈夫耳朵边叫声：“不要老不尊！起来吃茶，上床睡去！”成珪虽然酒醉，耳边到底惧怯，心里到底知事，一闻妻子声音，却像老鼠见了猫儿，骨碌跳将起来，双手擦擦眼孔，口中打个呵欠道：“床在那里？拿来我睡。”都氏道：“老乞丐，谁着你灌得恁醉！”